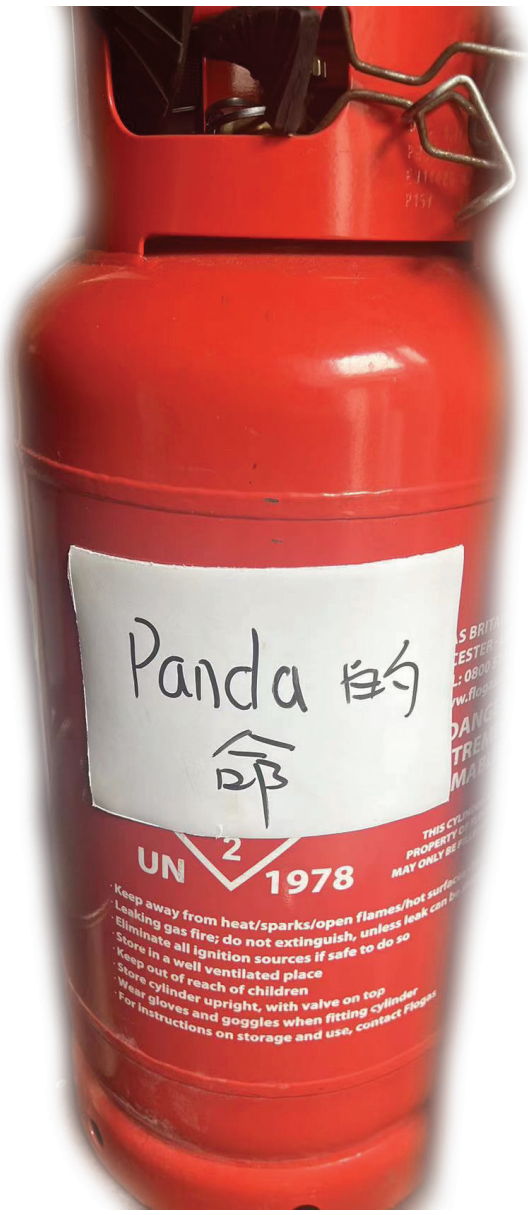
“熊猫大姐”英国摆摊卖中国小吃

“我干不动了，我崩溃了，我就哭，然后我继续干”

在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旁的市集上，有一对中国夫妻经营的煎饼馃子摊，既卖煎饼馃子也卖武汉热干面。近日，一段网民随手拍他们的视频火了，这对夫妻曾在湖北武汉就读和生活，但两人选择中年辞职，开启别样人生。

“熊猫大姐”摆摊现场，热干面很受欢迎。

“熊猫大姐”和顾客在小摊前合影。



“熊猫大姐”给煤气罐贴上标签，提醒丈夫不要忘记换煤气。

夫妻辞职去英国摆煎饼摊

我老家在湖北潜江，曾经落户在武汉，大叔（注：摊主“熊猫大姐”的老公）是博士后，曾在武汉的一所“双一流”高校读研。我们辞职前在四川的一所学校教书，我在文学系，大叔在心理系。后来，我们都不想干了，就付了违约金走人。

摆摊前，我在英国也试过几份工作。到英国一下飞机，我就去中餐馆洗盘子，后来想着还是做我的老本行，去一个大学教中文。但是一大早要从家里坐公交车去火车站，然后坐40分钟火车到伦敦，再坐40分钟地铁到学校，太麻烦了就放弃了。之后，我又做过一段时间中医诊所助理，最后决定摊煎饼。

摊煎饼没有开中餐馆那么费力，我不需要依赖别人，是独立可以完成的。大叔等执照一下来，就买了几十公斤的面粉练习。我们摆摊的这个地方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附近，这是很多人去英国旅游的必经之地。在英国，想要有个固定的摊位是很难的，需要写一篇2000字的论文向政府申请。我在申请中说，我们的产品受欢迎，没有固定摊位顾客找不到我们，前后申请6个月，被拒绝3次，最后申请终于通过了。

号啕大哭后微笑面对顾客

当时，我还不太敢接受这个事实。我们真的要去摆摊了吗？最开始，面子有点挂不住，多少想着自己还曾是个大学老师。一开始，摊煎饼的技术也不熟练，锅太冷或太热都不行，饼太稀或太干也不行。有时候摊不好还会被着急的客人骂，如果脸皮薄的话那你就天天哭。

记得有一次，那个饼我炕糊了。我这个人比较毛毛糙糙，我就在锅里铲啊铲，那个黑点子都溅到客人的白衬衫上去了。客人急着去开会，最后就不要了，我就退了煎饼的钱给他。大部分客人都很包容，有时候摊坏了顾客还安慰我说：“没事儿，你再摊一个就好了。”有一次，我给一个客人重复做了4个才好。他说：“你看，你还是做得好的。”就这样，越做越熟练，越做越自信，后来就好了。

我不是一个铁人，也经常哭。举个例子，我们摆摊每天需要3瓶煤气，还要准备3瓶备用煤气，一共6瓶。我不会开车，这个准备工作就交给大叔做。我们最怕的就是客人等食物时没有煤气了。

有一次，大叔出门前慌里慌张地把车和车库遥控器都锁进了车库里。这天是星期六，如果我们不去出摊，会损失2000英镑。市场规定，10:00后就进不去了，怎么办？我当场大哭，然后叫网约车。

第一辆车的司机到了，看到我这么多东西，说装不下，走了。第二辆车来了，司机说这全是食物，不想在车内留下味道，又走了。这时已快10:00，没办法我加了双倍的小费，终于有司机愿意把我拖过去。

到了后，我得把我的煤气瓶子和各种东西从车道搬到摊位，车道不让久留，司机也很嫌弃我。我一边哭一边搬，一个煤气瓶重约40公斤，搬完之后，我趴在桌子上号啕大哭。

我左边的邻居安慰我说，他昨天把1000多英镑的摊位设备全摔坏了。右边卖华夫饼的邻居也安慰我说，每个人都有很多压力，他之前做生意失败了。一个小时之后，我就微笑着面对顾客了。

从此以后，我在每个煤气瓶子上贴了个条：“panda的命……你去换煤气就是在续我的命。”我比较幽默，只要上升到生命高度，就不会忘记了。

有的顾客固定只吃热干面

现在，我们在剑桥这摆摊已经四五年了，就住在旁边的小镇上，每天上午开20分钟的车走高速到市场，先把煤气罐、锅碗瓢盆摆好，然后去市场指定的地方打五六桶水，差不多10:00正式出摊，16:00收档，18:00下班。

我们卖的煎饼馃子有好几种，最经典的口味有香肠、烤鸭、鸡肉馅。有些老外喜欢吃素，我们创新了豆腐馅儿的煎饼馃子。卖的热干面也是一样，不像武汉的都是红油热干面，我们有加牛肉的，也有素的，价格从7英镑到12英镑不等，均价是10英镑。

你问我生意怎么样？淡季每天差不多能卖100份，节假日和旅游旺季有时候能高一倍，除去每月2000英镑的摊位租金、必要的成本和税，我们每年差不多能挣180万元人民币。

我发现，食物简单的地方人际关系就简单。我的顾客中有的永远只吃热干面，我说你要不要尝尝别的？他说，挺好吃的，就不用换。

“我经常绝望，但从来没放弃”

我摆摊后，我妈妈觉得很丢人，她觉得脸上挂不住，有时候出门跟朋友一起遛弯，她不跟别人说女儿去英国了，都说出差了。

曾经也有一个自媒体拍了我和大叔的视频发在网上，一个亲戚跟我说：“你们快被骂死了。”我一看评论，有几万条，有人说我摊煎饼太慢了，这么磨叽，在国内早就饿死了。总之，各种声音都有，我觉得无所谓。

我们摆摊的市场上有一个女孩，她是牛津大学公共卫生专业毕业的，就在市场上扫厕所。那孩子说，她就想来剑桥工作，刚开始就得从基层干起，就在我们市场扫厕所，干了一年多，也是被人尊敬的。你做任何事只要你不是乞讨，只要你不违法，不存在看不起你，不是说你做大学教授就很高贵。我也有教授朋友，他以前还是霍金学院的院长，我跟他关系特别好，他每个星期四都来找我唠嗑。

我们现在的生活也很简单，每年的9月、1月我们都要度假。我们加了户外的登山群，经常背着帐篷去露营。我今年已经快50岁了，但我每天都要撸铁，还请了钢琴老师、大提琴老师，两个牛津大学音乐系的老师在教我音乐，现在生活的重心就是健身、赚钱、看世界。

你问我后悔辞职吗？不后悔。我们的生活不是没有困难，我也知道现在年轻人有很多困境。怎么办？如果你崩溃了，你就号啕大哭，或者你出去跑一次，或者你选个什么吃的。实在不能解决，你睡一觉就好了。第二天，你再赶紧想办法解决。我干不动了，我崩溃了，我就哭，然后我继续干。我经常绝望，但是我从来没放弃。

记者占思柳

“熊猫大姐”和丈夫工作之余喜欢徒步、旅行。